

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 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

任倚步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本质特征基础上的伟大创造。“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尚同”思想的丰厚养分,历经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的艰难探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实现了人的文明的时代彰显。立足“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统筹五大领域建设的内外向度,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引向深入。

关键词: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64-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9

Understanding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REN Yi-bu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CPC's great creation based on grasp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aim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draws rich nourishment from Marxist holistic views o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rduous exploration from “two civilizations” to “five civilizations”, it has realized the epochal manifest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onl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integ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major fields through the holistic view of Marxist civilization, c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be deepen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five civilizatio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8MZD007);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1YJSB137)

作者简介:任倚步(1996—),男,四川南充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一方面论证了“五个文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功能定位，并且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物质文明是根本、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重点、社会文明是支柱、生态文明是基础^[2]；另一方面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维度梳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包括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物质文明^[3]、以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为使命的政治文明^[4]、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的精神文明^[5]、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旨归的社会文明^[6]、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7]。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要义精髓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出发，分析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发展、内涵及赓续等维度的具体体现，以期推动这一研究走向深入。

一、“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通过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开拓出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趋向，“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其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尚同”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时代化融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为中国共产党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所特有的现象，人类的文明创造是系统性的、建构性的过程。人类文明系统至少包含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狭义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591}。同时，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构成人类文明创造的前提，因而生态文明也理应成为人类文明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五个文明”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通过相互融合将人类文明塑造成“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呈现的“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正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

（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尚同”思想的丰厚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独树一帜的文化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宇宙万物本为“多元一体”的存在：天、地、人“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中华和谐思想从根本上是一种哲学的本体论即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辩证思维”^[10]，“和谐尚同”乃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横向上看，“和谐尚同”思想强调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局部的互济互补实现整体的和谐均衡，最终达至“和而不同”的境界。从纵向上看，“和谐尚同”思想以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为着眼点，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客观性，求同存异以达成矛盾双方相辅相成的和谐状态。历经数千年文明岁月的涤荡，“和谐尚同”思想已经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创造出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本质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空间规定，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本质

规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伟大实践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1]⁹⁷马克思主义整体文明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尚同”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中深度结合，历史地筑成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蒙尘受辱的经验教训，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实现文明进步的历史经验，走出了一条兼具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与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条道路上的文明之花，也必然会结出文明之果。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场域中，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取得了重大文明成果：统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民主”，创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文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高度自信的精神文明；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文明；严格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创造了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的艰难探索

对文明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只有经过持续探索和反复检验才能获取。“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难探索、付出巨大代价才取得的文明成果，并且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必然

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辩证统一的“两个文明”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制约性因素。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始终处于最基础的和主导性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物质生产状况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同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精神文明层面的短板也日渐暴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良莠不齐的多元外来文化带来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冲击。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从战略高度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自觉，同时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实践表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发达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先进的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矫正和引领作用。辩证统一的“两个文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文明创造的坦途，引领中华民族向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迈进。

(二)相互融通的“三个文明”

政治文明表征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在政治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3]，这表明要以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布局建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融通的文明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进展。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不仅表明了文明领域的拓展，更表明了文明有机体

内在协调性的持续增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升构筑精神防线,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提供制度保障,三者相互融通、相辅相成,进一步完善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 协同进步的“四个文明”

狭义的社会文明表征社会公共生活的发展进步。进入21世纪,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结构变动所引发的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14]。党的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提出,这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也宣示着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之维。一方面,社会文明同其他“三个文明”相互区别、相互制衡,各自遵循不同的发展规律,肩负不同的发展使命,开辟不同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社会文明同其他“三个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四个文明”协同进步,续写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篇章。

(四) 协调发展的“五个文明”

文明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1][519]},其表征便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生态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在极大释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如何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赶考路上的一道“必答题”。在2004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将“可持续发展”阐释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

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以此为承载,“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初具轮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范畴,彼此之间并无明确边界,但“五个文明”各有侧重,聚焦各自领域文明的发展进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在化解诸多世界性难题的实践历程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性与正确性。

三、“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的文明的五维彰显

文明的主体是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创造出人的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依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实现了人的文明的时代彰显。

(一) 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

文明的历史是由“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525]}书写的,人类创造文明的历史首先是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本的问世否定了原始的、以占有自身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剩余价值的内在规律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迅速膨胀。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是财富与贫困两极对立的物质文明,是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物质文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物质文明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基本经济制度的成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先富带动后富”政策导向的明确,再到新时代“全体人民共享共富”的基本实现,中国共产党使近1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共同富裕的

物质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力层面的“富裕”,二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共同”。“富裕”是“小康”的延续,表征社会物质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共同”一是强调主体范围上“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6];二是指代时间次序上的非同步性和空间区域上的非同质性,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共同富裕是人的文明在物质文明领域的充分彰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物质文明领域的内在规定。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曾经具有极为重要的革命意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浪潮中,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等现代政治概念为理论原点,建构起包括选举制、议会制、多党制等在内的现代政治制度,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由专制到“民主”,从奴役到“自由”的历史性转折。但民主的真谛是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11]31},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只属于少数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绝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在 70 余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到联合政府的组建,从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发扬,从协商民主的提出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民主擘画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壮丽画卷,为人的文明发展搭建起完备的政治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7],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政治文明领域的必然要求。只有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现实的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动性才能合理彰显,其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效益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文明效益,才能实现政治文明与人的文明

的协同进步。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

早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马克思就强调“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11}。社会意识是能动的,精神生产是客观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中之重。精神文明区别于文化,前者是社会结构的概念却又源自文化,是从文化大范畴中提炼出的精华,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文化建设。文化同质化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典型特征,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货币文化、以压榨劳动者为前提的剥削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享乐文化被包装为“普世价值”。而这种文化只会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156},将人类文明引入歧途。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文化观审视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培育“四有公民”到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再到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宽,人的文明发展在精神文化层面得到了长足补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以人为本统筹文化发展的古今中外问题,用文化的发展实现人的发展,用精神文明的进步实现人的文明的进步,构建起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明环境。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进步,恩格斯曾多次对共产主义的社会文明作出展望,届时,人们将生活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8]53}之中。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却与之背道而驰。不论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线还是婚姻家庭关系演变的支线,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都仅仅指向少数有产者,享受社会发展成果也仅是这一群体的特权。自市民社会同国家分离以来,依托公权

力的社会治理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此而言，社会文明亦是一种治理文明。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改造了传统的“民本思想”，综合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创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文明。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思路是“共同”，强调社会治理的行为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实施，社会治理的过程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结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实现人的文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落脚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内容延伸，凸显了人的文明的基础性地位，明确了在国家同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自然是物质生产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文明存续最为直接的根据。因此，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首先要澄清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用表面的“绿色”“清洁”“生态”营造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假象，宣称生态文明已经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得以实现。但事实却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已经陷入了机械化、畸形化、片面化的恶性循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阻碍。维护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农业、林业、畜牧业综合发展的政策引导，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化与法治化，人的文明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融为一体。马克思指出：“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220]}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枢纽就在于理解人从未走出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者历史地相互生成，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生态自觉洞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规律，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人的文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前提。

四、以“五位一体”的整体性建设 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使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赓续发展，就必须立足其本质特征，从整体性出发统筹“五个文明”建设的内外向度，实现“五个文明”的全面提升。

（一）整体性经济建设

整体性经济建设是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和前提。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以来，我国整体性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资本的过度倚重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明显。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8]，在“两个一百年”相交汇的关键历史时期融入了整体性经济建设的新内涵。一方面，沿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推动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优化资本聚合经济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系统完备的内需体系，以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战略廓清整体性经济建设的内部阻隔。另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实现“五位一体”协调统一，以高质量的经济效益带动其他领域发展，以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经济运行大环境，以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机制发挥整体性经济建设的导向性带动力。要言之，兼顾整体性经济建设的内向和外向两个维度，在推动建设更高质量的物质文明的过程中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协调性发展。

（二）整体性政治建设

整体性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向同行，党的领导是政治建设整体

性的根本前提。从内容构成来看,政党、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也是整体性政治建设的着力点,进入新发展阶段,时空条件的流变对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坚持“两个确立”不动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号”巨轮的政治桅杆永远伫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充分的政治自由;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积极性,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智慧转化为构建新型人类政治文明的不竭动力。此外,协调政治建设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关系也是彰显政治建设整体性的重要理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就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规定了政治建设与其他领域建设的关系。只有以政治建设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能汇聚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实践合力,才能确保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只有将政治建设融入其他领域建设之中,才能有力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进步。

(三) 整体性文化建设

整体性文化建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基础上的文化多样性”^[19]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也是整体性文化建设所要协调的基础要素。将三者有机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革命文化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积极作用的价值内容,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冲击力打通三者联结的时空阻隔,为“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推动力,这些是加强整体性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同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精神骨骼,文化总是给予社会经济、政治以巨大影响,只有妥善处理文化建设同其他领域建设的关系,才能达到整体性发

展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重要的资源禀赋,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智慧,不断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推进整体性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四) 整体性社会建设

整体性社会建设涵盖众多领域、依托众多手段,旨在奠定“和谐”这一社会发展总基调。微观上,我国整体性社会建设主要指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整体性社会建设的展开必须以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为标准,以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参照。坚持保障适度原则,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在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规避“福利陷阱”;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路径,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协调社会发展的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城市与农村等多重关系。宏观上,推进整体性社会建设首先要坚持系统思维,从协调性出发优化社会结构,提高社会建设与治理水平,建构起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其次要加强忧患意识,提高社会建设的风险化解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妥善处理社会各种矛盾,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再次要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实践让群众切实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实现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提升,补齐其他领域建设的短板。

(五) 整体性生态建设

整体性生态建设强调生态与文明的合一,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0]。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人类文明系统是生态文明的

三个基本层次，“全方位”即是维护和加强三者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具体包括：贯通自然资源保护、生态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健全自然生态系统；构建和完善以“两山”理念为原则的生态经济体系、以生态绩效为考核标准的生态政治体系、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体系；统筹“五位一体”的文明发展布局，以生态效益反哺其他领域建设，实现“五个文明”的整体性提升。“全地域”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尺度，具体包括：优化整合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差序格局，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协同推进城乡、区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逐步革除社会生态系统的地域局限；将“美丽中国”建设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与世界各国一同营造绿色、清洁、生态的地球家园。“全过程”侧重于时间尺度的可持续，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具体包括：围绕“源头—过程—结果”的时间轴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监管，延续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形成绿色的社会生产链条，确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清洁环保；立足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总体过程并联式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现代化融入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要言之，整体性生态建设以生态文明为原点，在三个基本层次的相互贯通中实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从而谋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进步。

五、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原创性回答，“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正是其原创性最为直观的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路，聚焦“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在“五位一体”的整体性建设中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文明，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擘画的光辉图景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14.
- [2] 麻磊, 张士海. 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94－103.
- [3] 王硕, 肖芳.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创造 [J]. 领导科学, 2022(5): 10－15.
- [4] 丘吉, 贾蕾.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8): 90－97.
- [5] 张凤莲, 闫文静.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研究 [J]. 东岳论丛, 2022(8): 5－13.
- [6] 杨奎, 刘波.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生成、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2): 12－19.
- [7] 陈金龙.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J]. 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5－10.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0－13.
- [10] 左亚文, 侯文文. 辩证思维的演进与和谐思想的生成 [J]. 理论探讨, 2018(4): 59－66.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488.
- [13]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53.
- [14] 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15.
- [15] 胡锦涛.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
- [16]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20.
- [17]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0-10-15(4). (下转第 78 页)

象的主观能动性而带有单向度的特点。但是,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视域下,每一个教育对象都是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够进行感性活动的人,每一个教育对象都是“感性”思维的独立个体。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深入教育对象的感性世界,重视教育对象的主体实践性,把教育对象的活动“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6][133]}。只有这样,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在理论与人的“感性活动”的辩证统一中,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质量。

(三)在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中锤炼教育对象的品格,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境界

首先,要不断激发教育对象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可见,未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现阶段不仅要规范教育对象的行为,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还要激发教育对象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使教育对象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更加深邃的眼光认识世界,不断锤炼自身品格,以创造者的身份追逐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单个人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

其次,要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就是引导教育对象以奋斗者的姿态建设伟大祖国,从而为实现

(上接第 71 页)

- [1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 [19] 任铃. 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引导教育对象将对共产主义的美好向往落实到建设伟大祖国的实践上来,明确“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并且不断在实践中体悟真理、检验真理、丰富与发展真理,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境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4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2–23.
- [5] 胡建东,穆艳杰. 从“逻辑必然性”到“现实必然性”:正确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两个必然”[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5):52–55.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杨宏伟,蒲文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思想意蕴及其当代启示[J]. 思想教育研究,2022(1):47–53.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责任编辑:白丽娟)

-
- 的整体性[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94–101.
 - [2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1.

(责任编辑:白丽娟)